

到了二月間，毛共偽副總理陳錫聯率團參加尼泊爾國王的加冕典禮，在往返途中都在加爾各答過境，他在答覆記者問話時再三宣稱，毛共有意和印度關係正常化，並表示隨時願意和印度舉行正常化之談判。陳錫聯這次在印境兩度停留之所以受到重視，主要是因為這是一九六二年來第一架毛共飛機在印境降落，而且這架專機載有足夠的燃料可以直接往來於加德滿都和昆明之間，不必在印境添加燃料，因此其意義之不尋常也就可想而知了。

經過多年來的試探，以及毛共與印度內部的變化，再加上國際間各種客觀情勢的已趨成熟，終於促成了四月十五日雙方同意恢復大使級外交關係。當然印度自甘地夫人宣佈緊急狀態，實行獨裁統治後，國內局勢已趨穩定，

# 義大利政局及其大選

陳澤豐

正當西方各國共黨紛紛宣布脫離俄共而獨立自主，國際共黨陣營呈現四分五裂之際，南歐的義大利基民黨政府歷經掙扎，終於不可避免的走上內閣總辭，國會解散，提前大選之途。將於六月二十、二十一兩日舉行的義大利大選，可能予勢力日漸膨脹的義共以可乘之機，已經漸成「氣候」的義共會不會經由民主選舉而獲得中央政權，這是舉世矚目，衆所關心之事。

## 基民黨的分崩離析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義大利所以陷入今日的糜爛之局，也不是一天造成的。就表面上看，基民黨的莫洛內閣之所以被迫提出總辭，乃導因於社會黨之撤銷對基民黨政府的支持。左傾的社會黨會要求莫洛政府擬議緊急經濟計劃，以應付義大利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同時，社會黨要求基民黨給與義共在政府的決策過程中，享有更大的發言權。社會黨的這些「窩裏反」建議並未為莫洛政府所接受，於是，它即採取杯葛立場，導致聯合內閣的垮台。

但深一層分析，今日義大利所面臨的主要危機有三方面：其一、為制度

義大利政局及其大選

在對外關係上，印度已決定和巴基斯坦談判復交。同時不結盟國家高層會議將於八月在可倫波召開，印度正好利用與毛共關係正常化，表示其外交政策並不受制於蘇俄，其傳統的不結盟政策，也就可以取信於亞非各國了。毛共自周恩來死亡後，內部奪權鬥爭正方興未艾，如能藉與印度關係正常化，多少可消除一旦毛俄交惡後，來自希瑪拉雅山的威脅，所以在毛共與孟加拉交換大使後，同意與印度恢復大使級的關係，也是順理成章之事。不過毛共與印度交換大使，並不表示雙方關係的全面和好，雙方過去十五年來的糾紛及其基本上的矛盾，斷非派遣「大使」就能解決，而且毛印關係的這一變化，與印俄關係也不會發生直接的關係，所以甘地夫人最近訪俄，其用意也就在此。

的缺陷。義大利憲法運用的結果，恰如法國第三共和一樣，總統徒擁虛名，議會裏政黨林立，內閣起伏不定，遇有危機，舉國惶惶，缺乏強而有力的領導。基民黨雖是執政的第一大黨，但它本身分別離析，勢力各不相上下，掣肘多於攜手。①舉例而言，黨內最強而有力的是保守的「多羅派」(Dorotei)，擁有百分之廿七的黨員，以城市為骨幹的「新力派」(Forze Nuove)則有黨員百分之十。大體而論，黨內分成兩股旗鼓相當的敵對力量，一為年老而較保守的一派，一為年輕比較進步的一派，兩者皆以僅占百分之八黨員的莫洛派(Morotei)為馬首是瞻②。

在義共眼中，基民黨無寧是一個貪污、腐化、無可救藥的集團，既缺乏有力的政治號召，亦無嚴明的紀律和組織；換言之，它不過是個只求選舉獲勝，出掌政權的「選舉組合」而已。經過三十年的統治後，基民黨已開始嚴重腐蝕，最近，其所受的詆毀與羞辱堪稱空前，而且來自社會每一個角落。城市青年對其制度的僵化加以無情的嘲罵，婦女們為墮胎合法化而大聲疾呼，中產階級對它的貪污、腐敗、無效能而深表不滿。義大利各報不斷以巨大篇幅剖析基民黨的危機，並努力發掘政府疲憊的新症候。③

最近羅馬盛傳「洛克希德」(Lockheed) 賄賂案，舉凡現任總統雷昂(Giovanni Leone)，內閣總理莫洛(Aldo Moro)以及外長魯莫(Mario Rumor)等政壇要人莫不有瓜田李下之嫌，對原本令譽欠佳的基民黨又加上一層打擊。值此政局飄搖之際，基民黨再度選出范法尼(Aminore Fanfani)擔任中央總書記，這位到過中共大陸，已屆六十八歲高齡的右派老人能否振衰起敝，仍有待時間證明。

## 致命的經濟危機

其二，經濟危機才是義大利的致命傷。首先，義大利的經濟力量乃西方工業國家中比較脆弱的一個，其北部和南部的經濟發展並不平衡，前者工業化水準不亞於其他工業國家，而後者的若干地區却仍停滯在農業經濟型態。南北平均起來，義大利的國民所得就遠比其他工業國家落後。根據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所發表的統計，按照一九七四年各國通貨的購買力都折成美元來計算，美國每人每年所得約為六千六百美元，法國是四千九百美元，西德四千七百美元，日本四千三百美元，英國四千美元，而義大利却只有三千一百美元。④

其次，義大利的國際收支，從一九六八到七二的五年當中，每年平均獲順差二十億美元。然從一九七三年起，情勢開始逆轉，當年已出現收支逆差達二十五億一千萬美元，貿易逆差為三十九億五千九百萬美元。一九七四年收支逆差更高達七十八億一千七百萬美元，貿易逆差達八十四億七千二百萬美元。⑤一九七五年的貿易逆差為二兆二千二百九十億里拉，約及前年的三分之一。可是由於輸入原料價格的上漲，今年一月即已虧損三千二百二十二億里拉。一九七五年的收支逆差為七千三百一十億里拉，僅約及前年的七分之一，可是今年一、二兩月的虧損又大幅增加，已高達五千八百二十億里拉。⑥主要原因是國際石油漲價後，支出劇增，故政府採取石油配給制度，超出配給額，則需以高價支付。除了石油漲價原因之外，勞動成本的增加，也使得義大利產品外銷的競爭力減弱，危機益形加重。

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分析，義大利的經濟問題尚有里拉的大幅貶值，失業人數的繼續增加，通貨膨脹率的節節升高，以及不斷的罷工風潮。今年一月初，美金一元可兌換義幣六百八十三里拉，到四月十二日則成

為一與八九八之比，里拉貶值達百分之卅五。失業人數高達一百三十二萬七千人，尤以中部地區最為嚴重。⑦就一個五千五百萬人口的國家而言，實嫌稍多，更悲觀的是，其中有五十萬是年輕力壯的二十五歲以下青年。⑧通貨膨脹率一九七五年為百分之十一，至今年年底可能到達百分之十三點五。經濟危機增加人心的浮動，罷工的風潮也隨之層出不窮；更由於選期迫近，人心緊張，境內發生多起炸彈爆炸，街頭毆鬥與政治謀殺事件，加深社會的不安。

## 虎視眈眈的義共

其三，義共勢力的日益滋長，不僅已成為義大利政局的最大隱憂，也構成對北約組織的一大威脅。義共成立於一九二二年，目前擁有一百七十萬黨員，是西歐國家中共黨勢力最大的政黨。在一九七二年的國會選舉，義共獲得一百七十九個席次，僅次於基民黨的二百六十七席，而為國會中的第二大黨。在去年六月的地方選舉中，義共獲得百分之三十三點五的總選票，比基民黨只略低百分之二。在全國二十個省當中，除西西里等五省因地、語言、經濟等條件特殊不計外，在其餘十五省的七百二十席位中，基民黨獲二十七席，居第一位，依次為共黨的二十四席，社會黨的八十二席。義共在地方勢力的增長，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義大利市長有百分之十五為共黨黨員，在省會中有百分之二十一落在義共手中。在二十個地方政府中，依其政治色彩可以分為以下四類：第一類由左派控制市議會，並由共黨黨員任市長者有那不勒斯、杜林(Turin)、佛羅倫斯、波隆那與奧斯特(Aoste)五地；第二類由左派控制市議會，並由社會黨黨員任市長者，有米蘭、熱那亞、威尼斯、貝魯斯(Peouse)四處；第三類係中間派縱橫議會，並由基民黨黨員任市長者，共有九個，包括羅馬、巴勒姆(Palermo)、安康(Ancone)、巴里(Bari)、特列斯特(Trieste)、特稜多(Trente)、康波田索(Campo-Basso)、波丹扎(Potenza)、卡坦扎羅(Catanzaro)；第四類為中間派掌握議會，而由其他黨派任市長者，計有哥格里阿里(Cogliari)與阿基拉(Aquila)兩處。⑨由上述可知，義共雖然控制若干重要城市，但在地方上的勢力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可怕！

## 大選叢測

六月的義大利大選轉瞬即逝，這是基民黨有史以來所面臨的一次最大挑戰，其成敗不僅直接影響義大利的政局，且關係到美國與北約的夥伴關係。對於義大利的大選前途，持悲觀看法者頗不乏其人，因為根據羅馬一項民意測驗的結果，其值得注意者有如下數點：(一)被調查者中百分之四十一點四贊成共黨參加政府，百分之四十點六反對共黨參加，另百分之八沒有意見。(二)百分之四十四點五認為共黨所治理的地方政府成績不錯，只有百分之十二點四認為共黨的統治很糟。(三)在六年以前，認為共黨對於自由具有嚴重威脅者，為數達百分之四十四點八，而今日這一數字已降為百分之二十四點六。(四)百分之六十六點七的人，認為只有允許共黨參加政府，才能有效阻止現在無休止的罷工及怠工。(五)換言之，越來越多的義人認為，解決義大利經濟危機與政治醜聞的唯一方法是揚棄基民黨，改投義共的選票。一位那不勒斯的小商人說道：「我們已經什麼事都試過，不妨也試試共黨」(六)

義大利情勢雖然危殆，但還不到完全悲觀的地步，誠如義大利飛雅特(Fiat)汽車工廠老板鄂格內里(Giovanni Agnelli)所說：「危機雖很嚴重，但尚無一樣立刻失去。我們仍可補救一切，只要意志堅定」。(七)義共目前的聲勢雖甚浩大，但如就此認定，義共在未來的選舉中必然獲勝，似嫌言之過早。即使義共在得票率上較前有所斬獲，將不致立刻埋葬義大利的民主政治。

根據最近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有三分之一的義大利選民仍未決定其投票的動向。在義大利，除基民黨以外，仍有許多人反對所謂「歷史妥協」或「人民陣線」的觀念。這些人為義大利的政治自由而奮鬥，其影響力不可輕視。此外，義大利社會擁有強硬的中產階級，他們雖然也不滿現實，但並不一定歡迎共黨上台，像法國的中產階級一樣，他們仍是最後左右大局的關鍵。

美國與北約盟國對義大利大選所表現的關切以及梵蒂岡天主教會的反共堅定立場，均有助於遏止義共勢力的擴張。美國從福特總統到季辛吉國務卿均曾一再提出警告，如果將來義大利政府有任何共黨加入，美國除將撤出駐歐部隊外，並將對義大利的軍事和經濟支持加以重新評估。美國前德州州長康納利甚至倡設「為地中海自由公民聯盟」，勸阻義大利人勿支持共黨。北約外長最近在挪威首都奧斯陸集會，亦對義共之得勢咸表憂慮，部分會員國曾建議，如果義共在大選後進入羅馬政府的話，北約組織將不讓義大利參加

他們的核子及情報系統。義共了解天主教在義大利具有根深蒂固的影響力，故積極對羅馬天主教會進行拉攏。最近，羅馬天主教會已經提出嚴厲警告，凡教徒參與支持義共選舉者，將受驅逐出教之處分。

就選舉性質而言，地方選舉有異於中央選舉。地方區域較小，容易控制，一般選民對利害得失的考慮也較無所謂，故共黨較易得逞。至於全國性大選，選民是否願將政權重任託付共黨，置生命財產和自由於不顧，尚屬疑問。據此推論，義共雖在地方選舉得勢，未必即能在中央有同樣的斬獲。

就義共本身而言，面對國內經濟的重重危機，加上國際上的種種壓力，義共即使在大選中領先，然是否即敢貿然組閣上台執政，不無問題。就義共的現階段策略而言，它可能寧擇在野有利之地位，以免操之過急，重蹈智利阿萊德政權的覆轍。

就執政的基民黨而言，它本身雖有很多缺陷，然在三十年的統治過程中，對義大利經濟的繁榮、社會的進步也留下不可磨滅的貢獻。正如「時代」週刊所指出，基民黨已經成為政治的「獨輪車」(Unicycle)，沒有備用輪胎可以替換。義大利社會學家費拉羅地(Franco Ferrarotti)亦指出，基民黨具有「政治彈力」(Political resiliency)，它既能在過去克服種種難關顯見，這次的危機不是一種垂死的掙扎(death Agony)。觀光部長沙地(Adolfo Sarti)則認為，基民黨仍可維持二六七個議席，因為義大利深切瞭解，基民黨可以保衛兩項基本價值——自由與西方。(八)

總之，下月的全國大選，義大利何去何從，是繼續保有一切，抑或全部化為烏有，全憑義人自己冷靜而明智的抉擇。(五月廿三日脫稿)

註①雷松生，義大利的魯莫內閣，問題與研究，第十二卷，第十一期，頁二十三。②Christian Democrats: On a Shaky Unicycle, Time, May 24, 1976, P. 9. ③Ibid P. 8. ④陳元，當前西歐經濟問題之分析，問題與研究，第十五卷，第七期，頁九。⑤同前註。⑥La Crise Italienne, Le Monde, 21 avril 1976. ⑦Ibid. ⑧楊仲男，義大利的悲劇，四月三十日中國時報。⑨Le Monde, 21 avril 1976. ⑩義大利的政治危機及其新大選，五月五日聯合報社論。⑪Time, May 24, 1976. ⑫Le Monde, 15 avril 1976. ⑬Time, May 24, 1976.